





原件短缺

卷1-2

戴剡源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三

記

清峙軒記

愛日齋記

容膝軒記

餘軒記

清茂軒記

恕軒記

蒼翠樓記



第二冊



充安閣記

松風閣記

拂雲閣記

潛窩記

壽樂行窩記

芷屋記

擬晉山房記

卷之四

記

陶莊記

董可伯隱居記

玉林記

巖隱記

冰谷記

文溪記

西村記

秋山記

中枝山葬記

丹泉墓記

唐畫西域圖記

崇勝寺長生燈油局記

山陰慈恩院法華會記

寶陀山所見記

損菴記

竹溪道院真武祠記

順寧菴記

西原菴記

卷之五

記

會稽唐氏墓記

敷山記

戴氏剡源張村墓記

小方門戴氏居墓記

計籌山昇元報德觀記

程母二夫人祠堂記

周海宿雲山崇勝寺記

天壽報本寺記

法華寺興造記

戴剡源先生文集卷之三

四明戴表元帥初

記

清時軒記

余嘗愛東晉人善清言談之使人悠悠然有高世想  
及出而預人家國事輒不能盡酬其懷然議者終以  
前意不相異同曰是固有命乙巳春遇高安李所瞻  
於冰溪之上相與劇談此事為之太息既而諗其居  
有讀書之軒名清時問非東晉王茂弘以稱庾公者  
乎則大笑夫庾公之得於人不薄矣起世家不出門

致公輔聯貴姻據要權而身兼名言之日一日進用  
少遲則九州四海以為鬱子不見夫山乎山之崑崙  
上摩青蒼下蟠無垠然必能出雲雨吐光景興草木  
藏虎豹遊仙真人始異而神之世稱瑞曰景星鳳凰  
景星鳳凰不得數見也見則其時良其國昌庾公之  
清時人望其為山為景星鳳凰可也庾公其能然乎  
若吾所瞻恣睢於詩書之林頡頏於風憲之府徐行  
而廉取精思而靜持幅巾布衣起乘傳車以枉後惠  
文彈治道強戾悍將不必震撓公休吏退焚香閉閣  
吳吟洛咏作仙人處士亦無愧作此其規模器量雍  
容醞籍豈與夫退不忘進進不能退往往功名於得  
喪之岐者同年而語哉雖然晉人猶能清言人物如  
庾公清時猶可觀也更後百十年清言日微以至於  
隋唐科舉興名檢廢士長驅疾馳不暇時矣吾與所  
瞻生於百世之下百世之上事無庸深議所瞻之鄉  
有三劉先生清風高節過庾公遠甚暇日約所瞻登  
石龜峰絕嶺踞畏壘臨滄浪誦冰玉堂之辭歌廬山  
高之篇以為樂以附於古人班荆傾蓋之贈可不可  
乎所瞻曰唯唯因以為記

愛日齋記

吾黨之士有復初以門功世祿望於越至復初之身而倅然為清儒余嘗與之交而賢之一日屬余以其所謂愛日齋者曰吾甚愛揚雄氏之言愛日也其書兩舉之其一以為學其一以為孝也吾學既不屑為今人猶幸而及事垂白之親而吾孝不能為古人則吾病焉故取以名吾齋以勵吾志子知我者幸而為之記余聞其言益賢之夫復初之云云豈亦篤學力行修謹博習君子人哉然余自讀書涉事以來平生交遊不可勝數自非甚闖茸無志操誰不能為復初斯言者頽久而皆怠或雖不怠而勤所不當為疲心竭力而反陷其心於不屑者徃徃而是故君子之學也將以為孝而其為孝也不可以無學今夫口之於肥鮮體之於輕煖耳之於韶美而心志之於歡暢此人之志願而仁人孝子之不敢不極於其親者也然而學道者有不得而願焉彼以其身享簞瓢如羊豕被鶉緼如狐貉安煩習苦則聽其命而柰之何俾其親甘之故有窮日之力皇皇焉欲榮其身朝登金張之堂暮投衛霍之第以從事於祿養者此諱於名者愛日也鷄鳴而起操錐刀之術日晏而不得休至秉燭以繼之曰吾不為是則饘粥不克而甘旨且缺此



貪於利者之愛日也之二人者欲**壽**矣而病於不學  
蓋有欲學者又或病於不孝呻吟佔畢以為勤組纂  
藻繪以為工雖賢者不廢則有資之而凌節躡等者  
馬方其惜陰童韶請益觚槩則已心高志揚有馳里  
門凌諸父之氣此驕於學而愛日者也學問以去蔽  
而有專精一經之士慕**敵**惟篝火之名習持書漂麥  
之事忘渴飢迷晝夜神痴氣耗而其親之容顏命令  
有不暇伺察焉此愚於學而愛日者也復初生於三  
公之家長於萬石之秩今動心忍性皆已不有其有  
清修而靜處詳視而順聽於前四者之事可以保其

必無聞所居北海坂之上有便田躬耕有善書家藏  
先大夫手搆南堂一區湖峰縈環仰有烟林雲月嵐  
晴雨之翫俯有魚鳥鷗鴈蒲荷菰稻之適越之姻婭  
多良儒而太夫人禮法家復初出而與其徒清談雅  
歌商確今古盡文章翰墨之樂入而披襴班之衣侍  
寬閑之燕日喧輿軒時節觴膳極庭闈顏色之奉是  
自古交遊夏淵騫之不能兼者可以不出戶限而得  
之賢哉復初亦無有頃刻慙然於心者乎復初曰是  
則吾何以當之抑子之言於吾愛日為有助前之可  
惧吾將以為戒後之可樂吾將以為勸遂書以為記

容膝軒記

始余讀書則存想像古人居處服食動作百物之態以質諸書中之所言合者以喜不合者存而求合然後已出而語於人人曰如子言則當席地而坐汗竹簡科斗書編帛而讀之而後可又益求不止則夫是棟宇衣冠飲饌者將皆不合而子豈不為恠民哉余曰孟子之論友也先論世而學禮者道古昔稱先王豈曰吾具耳目口鼻四體儼然但當為今人也而已乎自為此說與世之人落落不相同之曰亦已久矣而終未悔會稽孫君凝字德大築別室於寢之東偏聚古聖賢人之書以學於其中命之曰容膝余聞其名而思之蓋夫古之君子所以居其躬也勞矣雖一欠伸一悅仰而不得肆也其揚之有次而勤之有業聚之有分而息之有時凡其得專席安車凭几杖而休者惟老而貴若為師者為然餘人則否而士非其世家若秀孝有聞於上則何能脫乎沾體塗足之勞而近於冊書琴瑟之事若今之士職未離於子弟而享父兄之安身為匹夫而兼封君之奉不賢者在所不論賢者亦不過飽食放言於禮法之外故夫昔之有為容膝之言者體似若少倨然非三代學士之所

得行也又嘗下之而論則昔之抱膝而嘯者今之道  
家導引之似也昔之膝行而謝者今之禮家匍匐之  
似也其云容膝乃迄於今浮屠家跌坐而儒家反以  
為非禮者也於乎以三代學士之不得行而今得行  
之以吾人所笑以為非而或以為是是可不思其然  
哉然余竊嘗聞之古之學者左圖右書國家以來士  
大夫好事家往往猶能張古圖畫於壁牖間暇日賓  
遊者至即與之左窺右索以徵古事之所由起故談  
笑動作皆有本末孫君世家詩書多聞而嗜學今方  
棄軒裳薄城市而為山人處士之事望其居清氣蔚  
然傳不云乎禮失則求諸野他日余也力作之隙踵  
門而來俯身而請儻幸惠然教之君曰吾固願聞於  
子者也盍書之以附於吾說之後軒成之明年剡源  
戴表元記

餘軒記

鄆程士安佐浙東元帥府於明公退不忍棄其餘日  
讀書以明理畦所居軒外餘地種蔬以給食而問軒  
名於余余名之曰餘軒士安逡巡而笑曰吾之問子  
義止於是乎余為詳言士安之起居出處所以資於  
餘者以告之人之居世必有事焉以勞其心思而後

其筋骸古之君子自孩童以上糞除趨走絃歌舞蹈  
弓矢羽籥之類及諸賤事無不嫻熟故平居多勞而  
少疾一旦驅之臨煩處劇則亦無趨趨畏懦之色者  
餘於身也齊民之倫莫貴於士為士而不識其可貴  
焉與凡民何異豈獨不異仕而縻之則反以為賊不  
仕而儕之則反以為蠹山林常褐之徒足未嘗履官  
府而憂人之憂急人之急魁然負廊廟之望者餘於  
識也以醫藥者不習則殺人以浚汨者不習則殺身  
政之禍福危於醫險於汨而人之習之益鮮群居豢  
養不知衣食之所自來况復餘事今以一人耳目之

聰明生於九流四民之上而指揮布置縱橫左右人  
人不失其所歆者餘於政也谷容澗湖容谷瀆容湖  
海容瀆閭閻隘夫決滄嚙齒出橫逆以挾人至於大  
人長者之前如飄風然盖有有道之士以容一世之  
人而未足觀其胸次休休焉若可以容天地萬物者  
餘於量也才支一時智周終身是能及其所知而止  
惟德無所止堯舜垂文章為末世法禹之水功稷之  
農勞仲尼之儒道衣被長育且累千百年天之助之  
人之味之亦累千百年不絕者餘於德也士安生於  
齊魯諸生之宅里衣冠翰墨今為許洛通才盛年方

出遊大藩府於學何所不該於用何所不給鉛槧俎  
豆間事可不問而悉也抑此五餘者其毋忽忘乎哉  
士安唯唯因書以為記

清茂軒記

剡源佳雲山與四明洞天相為犬牙異時避世幽棲  
之士蓋多有之而故家荒蕪遺牒散落余嘗恨之久  
矣獨所謂大雷山者嘗為唐賢謝遺塵所居其名著  
於騷人墨客之賦咏踪跡宜可考見然剡源有兩大  
雷東西相望百里皆在萬山之中人跡罕到之處余  
亦無從深覈其何如也兩大雷之下皆有石門鐵壁  
平立湍流貫之因而謂之門而在東之門適去吾家  
不遠余既來為農時時以賤事往來其間門傍有龍  
祠間隨父老禱謁水旱頗愛其土狹不枯山窮不悍  
雲泉蔽深竹樹翳密私以為謝公之居庶其在此訪  
歷其聚落則梯高以飛宇夷凹以展圃青簷堊垣斷  
續隱見謳謔之聲忽出林莽嘻乎異哉有毛氏子震  
卿秀整而業文其廬獨當溪山偃薄之會蓋毛氏自  
曾高以來世稱寬厚長者至乃父始以詞賦薦名於  
鄉而上諸天官於是賓客儲蓄異書闢一軒于燕居  
之左名之曰清茂余每過之酌泉而歌席陰而坐為



之徘徊志去殆不獨以其居也嘗即軒中所見問之  
子知子之軒之名之所從始乎夫斯泉之水清矣泄  
而達之可以至海有不失今之為清者乎亦有未至  
百里十里而止者乎斯林之木茂矣望之蔚然可悅  
追而致其材有中為九筵之室者乎亦有取而為鷄  
豚之柵猿狙之棧者乎是不可得而知也今吾子之  
居於此土幸而無四方之事力業以善藏量材而慎  
出一允之食必勞而後食一武之地必視而後蹈吾  
見祖父隱於農耕而子孫資之以為達人者矣未有  
既為達人而子孫得反於農耕者也何者其先之善  
抑鬱於隴畝之間百年而蓄之故一日發舒而不以  
為暴及其貴盛服飾鮮華輿御美倩耻於素所僻陋  
而求迂之已散之朴一決而不可復收勢無足恠吾  
視子之志與年皆不可及顧方閭閻愿靜若有所耽  
於勢祿之外而余亦倦遊駸尋老矣其獲免於前之  
云云者哉震卿聞之洒然而喻曰幸甚然必書之以  
警來者遂書以為記

恕軒記

東平程侯士譽為通守於吾州和以承長如兄禮以  
接士如賓慈以恤民如子嚴以馭吏如隸而獨於奸

魁俠徒譁黨貪類疾之如仇每臨廷發政心平氣爽  
春賜容照而一得其人則研窮鍛擊不貸絲髮逸者  
門擒稽者窟考由是平時世家根連為惡之曹收踪  
改業一國稱快而不得志者亦狙伏而伺暇日余嘗  
過其退公之居見室顏之扁曰恕軒余請之曰得無  
意有所抑若古人佩琴服常之比乎夫恕之為名也  
約而其道甚廣儒者蓋難言之而人情之剛柔緩急  
與夫處世之拘通行事之寬猛尤不容以一槩至其  
大要則嘗苦於利害喜戚之不能相知一不相知連  
床隔於楚越同氣踈於途人而况持三尺之法以臨

一州之民勢邈而分懸情深而貌峻而欲興其所利  
除其所害就其所喜違其所戚憂憂乎難哉故善治  
民者嘗先於以身推之曰吾之未來茲邦也固居於  
家吾為長於家而患承我者之不吾和也故推之以  
和其長吾為士於鄉而惧接我者之不吾禮也故推  
之以禮其士吾之居廛見吾之隣有為民窮而無所  
告而有司不之恤吾非之故推之以慈其民吾之居  
位見所事尊官貴將幸有權而為吏控持以暴其民  
而不能馭也吾嗤之故推之以嚴其吏至於奸魁俠  
徒譁黨貪類天道之所不容公法之所必誅自吾有

知識則心誠嫉之推之他人其誰謂之不然故於文  
如心為恕人之所欲和所欲禮所欲慈所欲嚴者吾  
皆如其心而欲之人之所嫉吾亦如其心而嫉之察  
之於身驗之於事習之於家行之於國蓋無往而非  
恕也且虎狼不逐羔犢不育蓬莠不除禾黍不興奸  
魁俠徒諱鄙貪類不清良民不寧為長吏者惟能於  
此有所不恕然後能行真恕故曰仁者必有勇又曰  
惟仁者能惡人堯舜之罪四克周公之懲荆舒刑管  
蔡仲尼之誅少正卯其為恕也弘矣而於政何所傷  
於侯之意何所當抑而余復何所贊其辭乎於是侯  
聞之愀然而喜肅然而興曰美乎子為善言人情者  
其遂為我記之

蒼翠樓記

宛陵多名山人以李太白所愛游常常誇談之然而  
其州多平岡淺陸城居者初未嘗得山而玩焉出郭  
西七里至王敬叔之居則宛陵之山四面集於其門  
近者盤旋遠者鱗鱗而敬叔之居自其先君子所植  
古梅老桂修松茂竹陰森蒼翳儼然幾如雲門石洞  
有一樓橫峩其巔尤與山稱敬叔既取太白詩語名  
之曰蒼翠樓而從余索文以為記余惟天下之物凡



其不能忘情於榮辱成敗者往往須名而行名榮而  
榮名辱而辱名成而成名敗而敗然其得之也必各  
顧其分故季氏強大夫也不得越境而有東蒙孫叔  
敖賢相也僅敢取覆立之陋封惟夫高曠竒逸之人  
無求於時不拘於物彼山林草野烟霞泉石之具又  
非人情之所爭物論之所禁故可以多收橫取而不  
較若今蒼翠樓之托於太白是已方太白之來宛陵  
出於一時飄忽神馳氣誇不可測識而宛陵在江東  
古為衣冠玉帛往來駢集之地想其名玉貴鄉車轍  
馬跡處處而有今千百年後乃知太白獨常遊之甚  
者雖非太白所常遊者亦欲扳挽其平生辭藻而及  
之於乎是豈不以其人耶余觀敬叔天資明爽不耐  
羈束時時幘巾野服曠散塵外居家資產不能致百  
金而嘗好客置酒酒酣與其兄弟高歌朗吟下筆皆  
無俗子氣韻似此輩流固當為太白所許頗恨生晚  
不及識其先君子而規模踪跡家風井井已畧可以  
得之矣

克安閣記

剡源翁居不能二十楹界其中之後垂蔽之以為閣  
冬舒其簾夏達其牖溫良晦明時闔闢之以趨便焉

人皆不堪其隘且勞而翁居之弥安家無浹辰之儲  
兼金之值而有書一車悉取而陳諸閣之四旁坐閱  
而以諷之左右縱橫充然無不滿之處因命之曰克  
安嘗嘆曰昔周元公有言君子以道克為富身安為  
貴我不敢希其人而希其言可乎然雖名之久而猶  
疑之一日忽悟而咲曰吾所以疑於元公之言豈不  
以富貴為美物而不敢居哉夫聞其名猶疑之而遇  
其實將如之何是故不可以無學也今夫余也固剡  
山之窶人也而昔之當仕者亦余也有仕有不仕而  
余一也昔嘗見有乘車而行於途也其不乘車者相  
與羨之他日逢大官於途則其乘車者先俯然下之  
豈不以其尤崑崑哉等第而先之人之相羨無有紀  
極而山林道學之士非而訕之曰是俱不足為吾道  
者若是者亦高矣又有遺世忘物之士咲其為高者  
曰彼自為彼吾何以存於口而非訕之為我與之俱  
行於途如壯夫之觀優不怒不說如飽人見嬰兒之  
珍其餅餌不噉亦不唾也然則余今之窶為何所失  
於余乎余行四方而不知田疇稼墻之事今始力而  
為之而筋骸已疲不可勉強願吾居之左右前後無  
非農者而余安得偃然獨辭其勞呻吟偃偃一年而

知其候二年而通其業三年而寒暑燥濕欲與之俱  
化每至釋鉏解笠之暇入休乎克安意挾一冊而披  
之見古之高入勝士如鴟夷子皮張子房之徒辛苦  
兵革之中晚暮脫乎不測之險遺其千金相印幾無  
所適欲如余之徜徉鄉井棲伏原圃儵然為無名布  
衣而不可得也見申屠蟠司馬德操輦遁於喪亂全  
於貧約若可以無預人事而身居名賢之目其風采  
為四方人士之所走集欲如余之交踈黨棄指議不  
及伸眉縱足於是非臧否之外而不可得也見皇甫  
士安王仲淹幸可以克默自容而何用著書以取名  
於時見諸葛公房喬丞相起畎畝而騰風雲歎其忠  
勞以沒而惜其子孫遂捐家世耕漁之舊以輕其身  
而予於是閤心無遠馳業不他慕時勤而作遇倦而  
息屈伸偃仰以舒吾體周旋涉歷以散吾目環堵之  
內方寸之小而山海衆物之藏具焉宗廟百官之美  
寓焉古今久近九州萬里之交聚焉當其氣快體適  
何有乎王公之尊何睹乎宇宙之廣何慕乎千百世  
之下名余為何人哉而况乎人間區區飢寒得喪榮  
辱之懷何足以空之以是為克安於元公之言可乎  
不可乎且吾閤吾名之而又何疑可不可於他人耶

言畢諸兒置書執筆請曰翁今之言大於常弦不可  
以無識也豈惟翁自命之其有所教矣遂書於閣之壁

### 松風閣記

山陰王德玉之居在州城之東隅因臺池之秀林立  
之勝橫俯之以為閣而名之以松風既乃以詒於予  
曰於子何如余惟山林風物耳目情態之殊樵夫野  
客能深知之而不足以為樂江湖市朝涉於世者忽  
然得之足以為樂而不能以深知若余者庶幾知而  
樂之而德玉庶幾聽之今夫松風者其初發於陰岩  
撼乎陵立當夫天地閉塞萬物枯槁鳥棲獸藏踞無  
往來沙石為之飛走林谷震而驚恐則是風也衝撞  
叫呼觸者容傷當者膚摧非夫堅全而不盡靜密而  
自重者鮮不撓焉若是者特適遇其怒耳及乎委蛇  
而休優游而行春和氣明人禽熙恬山光野聲相為  
清妍則是風也徘徊乎卷阿周流乎平林昂者為舞  
偃者為咲雖培塿叢薄之間可以暢意自樂而况於  
翹翹者乎若是者又適遇其喜矣乃若縞霖欲收維  
暑方壯潛居愁霑幽伏畏喘千金之子環堵之夫鬱  
鬱不得免焉颯然微涼幕舉襟啓開牖而視之則蒼  
雲扶踈清陰如屋纖塵不搖百竅猶默而脩脩滲滲

已爽馬若游清冷之淵而食沆瀣之漿矣當此之時  
可以投壺雅歌可以抱膝長嘯可以偃息可以咲傲  
若是者可謂樂之極遇之至而世言松風者庶幾乎  
得之矣今夫德玉居有紛華喧囂之厭出有功名進  
趨之耻清脩而強學虛心而敏事視人間之得喪休  
戚榮辱喜惧豈有以異於寒暑之變頽吾所以堅忍  
自持逍遙內得小失意而不迂大獲願而能止亦有  
以過於適然之遇爽然之樂者乎古之君子三揖而  
進一辭而退彈琴著書飯蔬飲水以為榮於軒綬甘  
於鼎俎者用此道也德玉肆習之暇登斯閣也想斯  
名也必有洒然於中者矣德玉曰是吾樂也抑吾願  
與客同之遂以為記

拂雲閣記

貴溪道士盧明仲既創築玉清觀於所居芦峰之山  
中即其上游架一閣焉以栖心放目而取於物之至  
清而至高者撈之以拂雲而徵記於余余異之曰噫  
有是哉夫雲發於微茫散於冥濛而反於虛空來不  
知始去不知終其無定止若是而欲取之以為清以  
為高蓋人之強名其然而然而雲豈其然乎且吾於  
山頗知雲請為明仲彷彿言之而明仲亦彷彿為我

聽之蓋余之昔也嘗遠游倦歸而迷其鄉望望然千步數百步之外以為雲皆在墟市井落也及至墟市井落而雲無有焉又千步數百步之外而望之以為雲在郊陌藩獲及至郊陌藩獲而雲無有焉又千步數百步之外而望之以為雲在林薄崖谷夫自墟市之雲終不得而有何也雲固與人相得而遂欲記而取之則不可也人之求有見於道亦猶是也彼遠游而志歸迷鄉而不知求者姑置勿論幸能歸而求之其初焉不過以為在言語章句求之言語章句而無之則以為在名物度數求之於名物度數而無之則以為在居處動息求之言語章句則墟市井落之類也求之名物度數則郊陌藩獲之類也求之居處動息則林薄崖谷之類也人之求道而能擺落言語章句超脫名物度數一取之居處動息用力已精而見功已敏賢於常流何止萬萬抑豈居處動息明仲登斯閣也澄觀反視凝思靜察一窓戶開闔一几榻縱橫一中幕張弛無非道者豈惟雲一泉石俯仰一草木卷舒一禽虫語默無非道者然就而求道種種何不可得是雖居家計然之智不得而推莊周之辯不

得而悟而余也當復為何言乎明仲居山林久泊然於世無奔競意性篤孝養一母老矣廬玉清西廡峰下對之若不忍割刻離去當世所尊尚清高有道之士非君輩其誰

潛窩記

剡源之徒陳生養直題其居曰潛窩客有疑之而言於剡源翁曰陳生年方強氣方開而遽從事於潛也何居他日閑暇以問生生曰彼客者安知吾潛哉吾之潛有三吾之幼小為子弟於家惧倫類之不通而踈於禮而願潛於學少長涉世故惧憂辱之切其身而願潛於德故為窩而揭焉朝出而履其外吾思之介介夕歸而寢其中吾憂之冲冲起居食息凡惟是三潛不敢置而何有於客之云云哉始翁以避地西來幸與生家交故舊謁館憇止於時見生鴈行間步驟峭楚既而隨諸兒受書稟業知見日聳然私心不過以翰墨事相待行藏離合忽然不知光景之變化迨茲聞拒客語為之爽焉自失盖翁之於潛亦習之五十年而猶恐不至者也乃以其意作詩三章歌之以廣生一歌曰生誠潛於學兮寧惘惘以行其朴兮毋嘒嘒以為覺兮再歌曰生誠潛於名兮春華之英

英兮湏風霜以成兮三歌曰生誠潛於德兮薄取以  
厚吾宅兮抑貸而不獲姑耨而食兮歌畢因書於窩  
之右方以為記至大己酉季冬既望

壽樂行窩記

始余兒童時受論語至仁智樂壽之章而疑之有老  
先生教余云人惟無物以累其心則壽樂生余時愛  
其言簡而終不解蓋自涉事以來行世故苦樂榮辱  
四十年然後知其言妙於理也今夫人之居世雖強  
弱勞逸不同而年壽之量大約皆可期以百歲富至  
於萬金貴至於鄉相與夫陋巷一瓢之貧賤充其所  
求亦各有以自樂然得於天者或失於人得於人者  
或失之於天故山林虛曠矯世之徒為莊周列禦寇  
之學者寧不願久生富貴以為高其說曰人壽則多  
辱南面之樂不如泥塗之無憂而市朝沉溺之士至  
服金丹信方士以廢幾長年不死幸而苟存又不過  
馳騫貨財聲技狗馬宮室之區區以肥耳目之慾余  
以為似是之類殆皆過也惟無物於心者則不然其  
中休休如山之無不容而造次顛沛不可得而遷也  
其外油油乎如水之聽其所趨崎嶇百折而亦莫之  
礙也由是其心雖不期於壽與樂而二物自至雖不



必辭之以為高而二物不能為吾累此仁智之道也  
古睦邵德芳少壯與余遊太學同業選禮官仕銓曹  
同年嘗被檄考兩浙進士同寮當是時意氣軒軒殊  
自喜既而隔絕不相知余窮居海涯而德芳離其本  
鄉僑居松江五湖島嶼幽迥之處邂逅客遊見之蒼  
顏白髭無復故態與之坐連日咨嗟抑鬱可憐之語  
一不出於口問其居之志曰吾家睦也有先人之故  
廬嘗並西築堂曰尋樂並堂為亭三前二後一可以  
休息可以遠眺今居松江未之能東也而不敢忘姑  
彷彿其大致為一堂一亭以寄吾思而將榜之為壽  
樂行窩子以為何如余喜德芳之德有成行乎世故  
苦樂榮辱隨其居而安之而無所累與余之心合也  
書前說以告之因以為行窩記

芷屋記

鄉友范龍友字雲仲嘗以芷屋名其居而從余謁文  
以為記余嘗問之雲仲屋凡幾楹種芷若何雲仲曰  
吾窶人未遑於是姑有托於騷而云尔余聞其言竊  
有感焉盖余少而喜騷私念其居近市囂隘故嘗思  
為楚人飄蕩淺說之辭真援以自廣既而思其所服  
食思其所佩襲思其好樂思其寄托獨恨與屈大夫

同生江南而騷中草木名字往往不能通解豈由湘  
浙風氣土俗不同而然耶久之得一官遊楚日與楚  
人博物通文字者往還舉而問之其茫然不知去吾  
浙人無幾耳余然後始大悟夫學騷人無庸以名物  
為主亦聊取其志而已然方是時不免為科舉利祿  
之役既以不貲之身爭得失於數千萬人喧呼之場  
衝風露冒暑潦跋躄一二千里水陸以干斗升之粟  
此何足與語屈大夫之風哉迨來形顏悴枯氣質變  
化凡異時隻言片語所採掇於騷以為娛者油然觸  
心不知百憂之集則聞雲仲之言豈不亦有不期而  
同者乎雖然雲仲之言雲仲之志余所嘉而慕也而  
名不可以無當也余近所居山麓旁多閑壤頗欲規  
數千百弓之地為一藥畦聚衆芳而環簪之四時攀  
玩葩條搜摘根實以遺老寄窮於其間因念楚物如  
江蘼杜蘅蘼蕪宿莽簡蕙蘭菌之疇猶可以類取惟芷  
之在騷是不一族曰辟芷曰白芷曰白芷曰芳香曰  
葍蓋皆芷也然則是物宜江南最多有而最不易識  
雲仲誠有之則幸以見餉以補山中之缺顧芷不難  
致而余畦成未有期恐亦與雲仲之屋相類耳雲仲  
咲曰姑記之

擬晉山房記

集賢學士河東李公士弘以好書名天下稍暇則取  
晉右軍書縱筆擬為之所居山房之窓壁几格硯席  
諸供具器物皆奕奕有晉氣由是以擬晉題其額而  
介所從游以徵言於余余始聞而疑之以為集賢公  
之居切迹中朝既以文學為真侍從出又為賢二千  
石摧強扶良拯飢溺興廢墜去之既久而能使其民  
味思之不忘是於材何所不具於古人何所不可至  
而專取晉人書名以自擬何耶噫嘻嗟夫天之生斯  
人與之以聰明藝能必將使之有為以用於世而人  
之耳目手足筋骸精力苟不時時後動勞苦之以發  
散其昏滯則血氣不行而疾疾生焉故古之君子生  
而無不精於賤事及閑居偃息投壺也以習於射歌  
詩也以肄於舞以至於戈羽籥瑟琴瑟數之類無所  
不學書刀簡牘雖非如後世之妍毫媚墨亦徃徃求  
通其說而盡其用一旦倅然起之臨戎出政則懼不  
至有惟怯齟齬之態秦漢以來此俗猶在黨錮興而  
士始以清虛為高視人間事一切糠粃之若不足為  
者晉氏遂東風塵迷目始真無所用力而各獨以其  
書傳右軍在當時輦流中傳最甚雖書之工亦緣其

人冲懷妙識嘉謀靜操有以相挾而為之耳豈惟右  
軍令它人若皆如王敦郗超等輩千載之下望其遺  
跡將棄唾不暇又豈置齒牙哉今吾集賢公生於興  
盛之朝而據乎進為之會其起鵠舉其止豹隱萬萬  
不當以右軍立壑自局翰墨一事未之能忘盖優哉  
游哉聊以寄意偃仰為造而已而謂可以窺公之杜  
德機乎於是知公者翕然而同辭以為余之期公與  
公之可用於世誠不但若是而止請書以慰公而且  
為公勉焉

三卷終

戴剡源先生文集卷之四

四明戴表元帥初

卷

陶莊記

古之言隱者謂其材可以仕而時不用志不屑就而  
去放於山林隴畝之間然後已無所愧而人有聞焉  
故仲尼以禮樂稱野人而史官評大夫之材曰登高  
能賦苟使為野人而無禮樂登高而不能賦徒廬棲  
谷飲蚩蚩然氓耳何隱為余嘗與番禺吳熙載縱論  
此事為之三嘆既而熙載出其所居陶莊諸詩讀之

蓋陶莊者在番陽西山下澗泉縈縈林越翁焉自其  
初不過莊之旁有業農而氏陶者以為塲圃癸卯冬  
熙載由錢塘歸望而樂之屋其坳窪以為居游之墅  
因而疏翎流之波以為池蒔秀蔚之叢以為苑而橫  
一樓以操琴其顏曰清音樓之北為室藏書冊硯筆  
壺觴之屬曰集雅中為堂深沉曠廓曰燕超燕超之  
西為齋陳三代以來石碑銅器洎古今書法名畫曰  
玩古東為軒臨泉曰觀魚北陵虛為二亭曰看雲馭  
風門之南為逕曰五柳橋曰雙檜而揔其墅之名曰  
陶莊熙載既為名與其詩番易又多故家遺儒各皆  
能詩日相飲集唱酬以為歡由是陶莊日間於人而  
熙載方盛年強仕以詞章器業行名當塗凡四迂而  
來通守吾州陶莊雖佳不得安而居也嗟夫若熙載  
者豈非余所謂其材可以仕可以隱而內無愧於己  
外可間於人也乎哉雖然熙載之於陶莊今誠未得  
居也熙載志雖不屑而方用於時者也熙載驅馳四  
方北居庸南崑崙東溟渤西岷峨風霜道路踞之危若  
猶未厭今而為詩宜有太史氏登取以絃明堂笙清  
廟俟他日功成名就潔身來歸問園池花木固無恙  
徐興番陽諸老或過客如余輩婆婆咲詠以償陶莊

隱居之樂尚未晚也

董可伯隱居記

世之為高者多托隱於山林山林之去人甚近貧賤而居之則累於身富貴而居之則累於名是二者皆非所以安也於是又有逃踪絕俗之士求超然於事物之表以為安而終不免於累者心迹異焉故也友人董可伯之居在連山萬竹岡之陽余嘗過而熟之熟而知其說蓋其居之左右前後一以竹為藩屏傍寢規小軒間植荷花則名之曰深淨少東豁一亭老梅交加則名之曰清白折而少西築凌空之齋曰點易拆而益西瞰瀦山之池曰蒙泉經營位置閑遠迥僻若無絲髮與世事相接者而可伯資性從容言動詳重懶未嘗廢江湖交冗不至忘客主禮遇好風良時幅巾野服或班荆共酌或臨流雜詠優游偃仰有稱情之安而兼及物之樂及乎觴休席散庭靜幕舉浮雲在空流水繞磴或焚香凝佇或展卷遐想人間愛憎喜怒休戚之感是非榮辱得喪之役亦不能入也持是而隱於山林可謂心迹俱超而身名無累矣雖然可伯學易者也易之書本不專為隱設也夫子老學易而環轍行道終其身韓伯休學易因言以立

教王仲淹學易傳業以贊化大之於政治小之於風俗殆無往非易也得易而不善用者是為京房虞翻郭朴可伯其擇於斯乎

### 玉林記

學仙者貴溪桂君之居名玉林客有異之以問於余余惟玉林之得名於理不可知而就余之所可知諸畧為客言之而客畧為余聽之蓋天下之物未有生而即貴者也生而貴者莫如玉而玉與石固同類也玉與石同類而貴於石猶為仙者與人同居同遊而人不知也今人之言仙也過高以為仙當在雲霄風日之外不飲食而無飢渴不裘葛而無寒暑不車而馳不舟而遊以至寢處巡歷服用玩好之屬一一俱當窮奢極靡兼王侯將相所無之豢養而後為貴且樂而玉林之說興焉假令如是亦不足恠而其心熒熒然方將與俗物相勝負而何以異於人而為仙乎至德之世沉珠於淵藏金於山此猶未免於頽惜論吾黨之士少知道者視瑇琳琅玕之過目真能使之如狝泥瓦礫不以挂意而况於仙人則又何說故古之雜書圖畫所載仙人踪跡皆蓬頭垢面敝衣惡食塵埃市井腥臊穢腐一無難色而處處超然而於玉

林乎何拘抑玉之最近而多稱藍田荆山藍田荆山之玉信多矣當卞和氏時不知者幾以石廢世又久無和如之何不胥而為石也嘗有養王者求玉於藍田至輒多得玉既給用所棄餘皆光明瑩潤無非玉者後人躡其迹從故處求之絕不得一玉是知一玉也遇之得其人則為玉遇之不得其人則為石吁嗟乎玉林乎其果又在有有無無之間乎挂君年甚妙質純而氣清其所師承模楷高流名輩與余厚善客往而問塗焉去玉林不遠矣

叢隱記

越之為州當東南水陸之衝輕舟迅飛勁騎疾奔可以朝荆吳暮齊晉異時干名逐利者家金張而人陶頓不趨也而江湖之士有遊觀之好者於山慕雲門禹穴於水誇鑑湖若耶又往往多在荒墟僻島人烟散朗之處而叢山附州城之東偏雖越人未嘗有知而遊者問山之所以得名蓋昔者越王句踐常於此擇叢焉既而王內史逸少居之既而為戒珠寺則越人雖有遊者而亦以忘其叢山久矣有儒者王廷吉家於其山之陽而名讀書之齋曰叢隱余聞而異之又他日過之則叢山者去其家尚半里然郊原曠空



旁無蔽遮自其家望之適如承塵負屐凡山中之雲  
烟卉木花鳥陰晴寒暑昏旦百物之變攬之如屏帷  
之飾几席之玩是誠可以逃喧囂遺榮辱而隱焉而  
廷吉於越中為故家清門自其先文昌公以進士第  
一人起家子孫累葉輕軒裳而重名節薄田園而厚  
文墨故如廷吉之年華器幹皆非可以無用於世而  
方謙謙然慕為山人處士之事宜乎數千年之遺權  
墜賞日千萬人過之而不顧者一日閉門而能居有  
之也嗚呼樂哉雖然廷吉之樂必有以養之也夫隱  
之至者無名而戢山之為廷吉隱亦將幾為廷吉而  
顯也余自丁丑歲三至越其始至也儒者吾見其矯  
然如楚兩龔之介而立也其再至也吾見其愜然如  
東方曼倩之通而峭也其三至也吾見其董然如柳  
士師和而守也若是者蓋皆隱也廷吉其歸而求之  
古之學道之士能不以外物動搖其靈臺者顧其中  
嘗休休焉居處玩悅之具是養其耳目之體而已矣  
不可恃也廷吉曰願受教因書於齋以為記

冰谷記

天地之間得氣之最先流動有形而最多者莫如水  
水之動於氣形其自有而無者為雲自無而有者為

霜為雪為電至於為冰極矣而皆水也然水之動而為雲人見之以為常而其為霜雪也必感於其時而變變之過者為雹人之遇之必怵然以驚有之多而必厭苦惟夫冰人之遇之而不驚有之多而不厭苦當其時之宜有而適無則國無以為禮而史官書之以為闕且其為物生於氣之本無而不浮寄於形之自有而不滯清而不傷堅而不剝明至於可鑑而能深沉以藏納嚴至於使人惜切凜栗而潛陽內敷以發物可以蠲煩熱可以爽滋味可以却朽穢可以消疾癘蓋天地之精祥而氣形之先覺者也東昌徐仲

彬卜隱居於嵇陵有園池之勝臺館之適取太白詩語名之曰冰谷而問其說於余余刻人也自未識仲彬時聞里之婁人有居兵衝而為軍士誤俘其孥請於官且再幾不可得仲彬為公府掾一日署檮如其類盡放出之贊戎於婺也赤子無辜已入死籍而力爭得活者千萬計余聞其事每為之哽咽及與仲彬游見其門庭潔脩襟宇瀟灑雖閭僮騎廝亦無苞苴脂膏之相鷄鳴而起從人問民疾苦事功書於冊不行不止余謂仲彬之材猷德量其清嚴堅明而不浮滯行事可以及人人喜之不驚不厭苦而用舍闕於

世之有無皆廢幾乎吾之所取於冰者由此道也他  
日益出而發祥於時流澤於民名揚譽洽澌淪潔雪  
而歸濯纓於冰谷之泉晞髮於冰谷之林挹冰谷之  
沆瀣以為茗漿發冰谷之清冷以為醪醴嵇陵之居  
游名流勝士有如太白者聞冰谷之風而來則與之  
清談雅歌懼游樂飲以終日豈不出處無愧而身名  
兩遠也哉仲彬曰吾願也因書其語於冰谷之壁

文溪記

明之北四十里而近有溪曰文溪郡誌以為山水掩  
映碧而成文之名也學佛者本暢師愛之卜隣而居  
久而情誼聲跡與溪相馴人之自遠外慕師而來者  
亦號師為文溪焉余嘗詰之是溪之初本無即名之  
者也而不害其為溪自夫人以文名之而愛始生愛  
生則人不能忘而是名且將溪累而溪又以累子何  
如師曰吾何以知名累之有無乎哉吾以一身寄於  
空虛混々乎與衆幻俱馳與群有俱休顧不可無食  
也而擷於溪之毛不可無飲也而掬於溪之泉暇則  
杖溪雲而遊喜則籍溪石而謠吾取於溪若是足矣  
而何知夫溪之為我我之為溪乎而何者為名何者  
為累乎且吾久之殆將忘我豈惟忘溪又將忘人而

人與溪之自不相忘則吾又何容知乎南望驃騎出  
疆張將軍意子中書郎齊芳之所隱西背闕峰吳侍  
中澤故居在焉北引達達土人相傳秦始皇常登此  
山謂可以達蓬萊而東眺瀚海方士徐福之徒所為  
跨溟濛泛烟濤求仙採藥而不返者也俯仰二千年  
是溪之左右前後汲汲而趨者非以全身則欲志當  
其盛強恨不疾鞭而走秉燭而樂今其遺存幾何庸  
詎知陵谷猶未變遷之間而吾區區者乃獨得而專  
之專之復幾何而能不為衆人之所誨是豈不可為  
慨然而思廓然而悟乎而吾與子皆可以忘言矣於  
是余聆其說喜師之道將成而離於名遠於累不久  
也又嘉其言之足以達其意亦如是溪之不期於文  
而文也遂據而述之以為記

西村記

古之達人以宇宙為鄉闕江湖為室序雲物為軀骸  
立壑為心胸故有離形獨立逃喧長遊彼其去於人  
情遠矣而禮法之士嘗之曰人之能免於禽獸之患  
者以有群也群而能安安而能久者以有居也而可  
一日違哉之二說交相攻彼陋此為拘此駭彼為孤  
雖有所辨無以決其是非惟仁人君子之論則不然

於其安而不迂而有懷土之戒於其往而不返而有  
首立之勸故自周公仲尼以來雖以怨如屈原蕩如  
相如勇如項籍流離顛倒志氣百折而父兄桑梓之  
念終不能以相忘而况循循然者乎東平樂居廷玉  
清材美資仕江南二十年江南之士民愛而懷之慕  
而親之廷玉亦諳其土風而喜其政之易敷也欲去  
之不能余嘗閑行過其居見其居扁書所謂西村者  
而異之廷玉曰嘻吾東平先君子之所序也吾家自  
昌國居有籍齊趙間子孫屢徙而東平之西村自毫  
而東三世矣其鎮有三山之秀且崇其浸有泗汶二  
水之委流其聚有波池場圃館榭之勝其業有耕蚕  
釣或芟荷揄棗瓜菰之入其俗有宗姻鄰鄙歲時伏  
臘游眺讌歌之娛自吾來南此事遂廢每好風佳辰  
未嘗不矍然觸以遐慨也故吾以名其居庶幾時時  
見吾西村焉余惟廷玉之去西村而仕也將以行志  
仕而不忘西村也所以存本其出處去就合於仁人  
君子時中之義而無拘孤一偏之失推是道也知其  
心無所負他日雖寄千里托社稷可也於是知廷玉  
者謂余之言慤而期廷玉也遠請書以為西村記

秋山記

宣之為州州之居人多因山以為勝而鰲峰亘州之東南於山為稍高嵇法師之居所謂秋山在焉元貞乙未歲之六月法師與余相遇於錢塘西湖之上常道其勝而不得詳也曰子姑以意為我記之余謝唯唯越再月余來宣乃始得登鰲峰而訪秋山之居則凡州之勝溪山城堞樓臺阡陌郊壘風物之狀無不軒揭呈露一一趨集於檻席之下余為之咨嗟咲吟以為茲山固造物者故而設之以供高人逸士之所棲玩法師曰不然吾與子皆適值其逢耳蓋夫鰲峰者雖高於諸山而當春夏之時紛華蔽滅塵囂往來吾居之所欲攬取以為玩悅者雖有智力無所得施迨至於秋而氣之暄者爽然而清物之壅者豁然以流故非分之娛難致之美不謀而獲無約而赴又夫秋之為言收也天地之間取數過羸者有時而收焉吾宣州盛時聲馳勢奔家公戶卿山之幸而附於其旁高者風臺天榭卑者錦林繡谷兵爭以來忽焉而化為風烟迄為丘墟異時衣冠鍾鼓之區但見寒螢野燐幽虫過馬相與窺游聽承於荆榛草莽而已故夫彼之滯於實有者既盡而後吾之寄於虛無者始完雖千變萬化而要其終焉吾豈患失吾秋山者乎

於是余聞其言中心脩然亦若有所遺失嵇氏世有  
仙種而是時陵湯琴高諸仙翁之迹徃徃而在法師  
方以道術名行見重於時倘可以求其人乎

### 中枝山墓記

剡源中枝山之墓起我先考府君以至元甲申季冬  
十有七日先穴震向又明年丙戌伯考府君卒於仲  
冬二十八日附墓先考府君墓右旁山為穴五後壁  
三用鬼道尚右最右穴墓伯考府君穴居中又次虛  
穴為左遂稍前左右各虛穴二外曲角如員刑內皆  
甃結磚擲仍實土以待他日右男左婦而附焉余家  
初絕貧來榆林又日淺又連歲遭大喪然不敢不即  
墓蓋幸既有中枝山而家世居喪不用俚俗禮無緇  
黃濫費鄉隣姻友奠賻所入咸可取資以故僅僅得  
以成墓又古禮士墓踰月陰陽家做其意墓在百日  
者不問凶殺故自初喪即極力治墓具無他營以及  
於事又江南山稠水迫難用中原昭穆為穴穴多者  
惟以磚墼隔分左右中枝之附穴不先甃結則後不  
可動每見世人有餘資多買田而不蓄山蓄山又不  
可用於墓比居喪不惜貲財以供雜祀廣會以治兒  
童婦女之稱譽父之心移力倦不暇能墓而昏巫謬

史拘忌禍福之說緣之而入有三年五年十年不得  
墓墓又鹵莽知後有當附而不豫為穴至於臨時穿  
鑿崩損驚傷先人之肌骸為可恨之故為記以戒吾  
子孫毋怠

### 丹泉墓記

葛翁煉丹泉處處有之人或疑焉余以為神仙家奇  
詭變化之跡何所不有而獨疑於丹泉之是非不益  
隘乎而儒者遂謂世上併無神仙則又過矣世之言  
神仙者主於長生不死就能長生不死而其人無益  
於世則是天地之賊造化之蠹何足以為貴嗟夫世

不必言無神仙假令必不可無必自有一種忠孝人  
為之余聞葛翁當英雄蠱起之秋而能不慕高官厚  
爵姑取荒遠一微僚求丹砂以便鍛鍊又所以經營  
辛苦專欲為人開迷除患而無絲毫沈酣養之慾  
此其天資去流俗人遠甚雖不成丹得仙何疑番易  
銀阜之丹泉亦相傳為葛翁所汲里人葉士心墓母  
於其旁而結廬焉如將終身既而部使者嘉其行拔  
以為左史士心清通謹恪與物無競自其長其朋其  
游其所知一一俱以孝廉稱之於是各為丹泉之歌  
若文以發士心之微非所謂孝子不匱永錫是類者



耶余惟士心方為世用以不可虛之器逢不可失之時為控弦擬彈斲斲規割不當遽以方外服食之說自蔽他日功成業就辭祿而歸尋隱居之初服竟揚名之終志躡龜表前翁仲植後使軒車駟馬取道於銀阜之下者瞻題目竦誦辭心肅曰於乎哀哉葉母夫人之墓不亦善夫事驗請賀余為知言因以為記

唐畫西域圖記

唐畫西域圖一卷卷凡四則每則各先書其國號風土不同而同為羗種畫者又特舉其槩每國書一王而一二奴於後挾持之王皆籍皮坐於地侍者皆立一王掀掌偃語負皮頭帽如鉢項組鉄下垂至籍皮服衣裘牛脚鞞胸懸一員金花一奴小員皮帽欵袂受事一奴戈幕羅手上下奉酒壺若俟而進裘鞞與王同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附國良夷也一王皮韜小髻餘髮垂雙辮如縷皮裘玄鞞微解交手按膝一奴布韜髮餘垂獨辮朱裘玄鞞者吐國渾之南白蘭之北弥羅國也一王烏龜冠如首經上標白犂牛尾旁躡二雕翎皮裘朱帶玄履綠襪二奴一冠飾裘帶履鞞與王同而紆繹一紆帶素襪而朱鞞者又西於白蘭數千里佇貶欵歸國也一王二奴皆垂髻王白

皮裘黃毛鞞坐而倭指數曲奴青襦黃屨者拍手為  
下而歌面有酒色丹襦皮束項者與王同目右注而  
眇衣皆反項者又党項之西千碇國也所籍皮或毛  
或不毛色或素或淡紫或絢燄或紅波人物膚肉溢  
生紙面頰揖而背後動遲速諸態觀之粲然如生餘  
罍藻黻精潤功參神鬼不可探度余考唐史諸國名  
俱不經見當由史官追書不能諳知當時事而當時  
來朝此鬼瑣者混居羌中亦無特出名字故若是淺  
淺不著此可以見唐治之盛而為國大體正不必當  
然也今人常恨生世不如太古生太古時風氣不啻  
如是而已無官府而能不亂無城郭而能不危無宮  
室玉帛魚藪籟而能不害其為生誠可比於不雕之  
朴

崇勝寺長生燈油局記

余兒童時遊錢塘三竺與學佛者往來聽其談無生  
謂其師教人以得道滅度為樂而憫世人貪生怖死  
為可惜今持所聞以疑之以為死生之道如晝夜佛  
氏專於無生為有夜而無晝老氏之道專於長生為  
有晝而無夜惟吾儒之道如是而生則不苟生如是  
而死則不徒死為有晝有夜其嘷嘷而不能一途來

驅馳五十年科名利禄出入是非之閑兵革飢荒呼  
吸存亡之岐可謂沉酣饜飮心歆休而迹不寧者數  
矣乃始時時邂逅山林方外長往之流雖不能為其  
學見其逍遙自在意不能無感動若其徒之說以佛  
氏之道光明瑩徹傳於諸老先師之潤色而不可滅  
者為燈發之以堅忍滋之以精苦散之以慧悟其初  
甚微其末甚熾故有一燈萬燈無盡燈之日學者存  
而求之無所窮其想像慕愛則為之宮室焉而求之  
於躬為之儀像焉而肅之於目為之鍾鼓焉而震之  
於耳為之梵唄焉而嚴之於口為之芬香焉而盪之  
於鼻諸事具矣乃復為長明之燈焉而洞之於心情  
文周流中外融朗余然後知其徒之學於其師所謂  
無生者初未嘗無生所謂滅者初未嘗滅而余所疑  
特未盡也固海宿雲山崇勝寺起廢既久而經室法  
筵之燈尚復多缺有元時師靜秀而敏於事慨然出  
私資買田若干畝以供其膏液燃燎之用名之曰長  
生燈油之局曰吾祖之光明何事於此抑私為吾宿  
雲謀則宿雲之燈廢幾可以永久不絕余即其名嘉  
其多賢徒而愧吾黨之不及且又感於疇昔之言遂  
書以似之因而為之記

山陰慈恩院法華會記

一介之夫有未嘗學問於儒者之道而能輕死生同彼已置紛華勢利為不足顧惜此可謂之難乎曰不難孟子嘗言告子先我不動心今之學佛家嚶嚶然守其師說枯坐於山林深阻之中引一世趨之不為勸群千萬人排之不為阻者皆是矣非徒若是而止充其道雖使虎狼跑前蛇虺躍後決無有心怖而色撓者自信之篤而物不能動也世之不為其學者持空虛而議之平居暇日鼻比塵尾瀟洒振迅豈不亦有一日之勇少遇得喪如鴻毛四肢百體皆不自保而惟物之聽此猶不足望告子而何敢自附於孟子之門則其勢輕而力屈固不為不幸也越之浮屠氏義方善權及華蕃孫諸人相與為法華之學於山陰之慈恩院月朔望率其黨群聚而合誦焉既而駕之者滋廣乃裒資置田收其入以供薰蠟湯膳百湏之費經始於大德元年六月迨三年五月而介其士大夫來謁記謂將鐫之石以傳永久余方愧嘆其道之盛碩反待區區之言而傳者然余困日久目為吾學者不望其用吾言而佛者之徒殷勤而求之所謂其道之異於人大抵皆此類也遂為登載歲月本末而

畧發孟子告子之異同以求正於越之君子若夫贊  
主氏某田數若干別具諸碑陰此不著

寶陀山所見記

明州昌國之東絕海有島曰寶陀山相傳觀音佛之  
居邂逅大人長者以誠至其地則必為見光明富美  
現怪不一之相於岩洞間值其不肯見求之百端卒  
無有也至大元年正月十六日今肅政廉訪司僉事  
阿里答公以渡海賑飢至寶陀觀音凡再見初見彌  
勒終見本像金輝玉質洵湧絢耀珠纓綉幌纏繞燦  
爛從行者書史南陽李玉君璋括蒼季惠迪吉及僧

官李主騶謙氓庶緇素蒼繻同矚異眙駭駭驚怛稱  
意滿欵歡喜而退惟佛氏之道非儒者所敢知然其  
大歸主於慈悲救苦又時時出奇示幻要皆使人除  
去妄想而不趨惡為合於神道設教之說而僉事公  
天性清穆於朝廷為至親尊屬其來明州先聲所臨  
山海震動詢灾恤荒靡憚艱險不貸魁桀接行之處  
抱馬足投牒訴寃者日以百數人人得吐氣去非誠  
心救苦除惡何能至是以叅明感通神人欣諧如  
昌黎望衡岳而陰雲開東坡禱文登而海市出中庸  
傳曰至誠之道見乎蓍龜動乎四體云云故至誠如

神寧非然耶寧非然耶

損菴記

普益師之居在吳州東南海上少長走四方得於大  
浮屠之有道德者數人其說不同大要皆教之去益  
以為損及是投老於錢塘之淨慈而名其居曰損菴  
而求文於余余曰子之師日夜教子以損而又益之  
以吾之說乎則大咲然求不已乃與之言海夫海難  
言也其廣狹淺深非人之智計所可測也昔者子之  
所居僅得於海之支流餘浸而非海也方其汎然而  
流漫然而浮汪然而經途越港穿塘埭泛陂澤颺馳  
而來霆突而奔雲蒸雨盈者海之滌漫衍溢而非可  
以為益也及其忽然而休去之沉然而不可得前舒  
而後洩東決而西瀉者海之歛藏消縮而不可以為  
損也非徒有是而止蓋嘗靜而思之海之為物澄清  
停蓄終古一息春不加盈冬不加涸輸之以湖瀆滙  
之以霏潦而不見其無所容漏之以尾閭燦之以陽  
烏而不見其有所竭學者之於道亦然慧如痴魯如  
蔽無所不為也如無所為無所不能言也如默無一  
辭彼其知己之有可損是猶未離於益也惟無所事  
損則併益而忘之今有人勸子勿多食者必嘗傷於

飽者也以辭千金無德色者必能輕千乘者也於是  
普益師聞之洒然笑曰子言辨矣凡吾子之所自名  
與吾師之所以教我者皆贅矣姑為識諸壁而觀之  
竹溪道院真武祠記

人之氣盛則鬼神之為輔道勝則物之助我者多此  
理之當然不可以常情窺俗論定也余嘗恠儒生談  
幽明之事凡非先民所常言輒棄不信殆不深考其  
故而胸臆決之蓋上古鴻龐之初蒙倣方相之徒固  
憧憧然白晝與人並行於塗而莫之禁也於是有祭  
祀卜筮於是有所禳祓除於是有所誓盟詛祝其於鬼  
神既察之不置而謂之非常言也何居橫山道院真  
武祠本經始於竹溪董公詞興而兵功用靡究其子  
宗元徙橫山廢材增剏於其居之東遂以竹溪道院  
立石而書來剏源曰願有記按真武即北方玄武神  
於行用水於卦起坎於次從斗登三辰六氣五岳四  
瀆之屬已皆應祀而故牒相傳其神為人時先修道  
武當山中四十餘年然後飛舉則是列仙之流有功  
於世以受報享且禮言有其舉之則莫敢廢安有祖  
考之命人得通祀而法所不禁而可用一切毀之初  
竹溪公之父弱冠遊錢塘遇黑衣道人於蕪堤茶肆

坐間玄論鋒起授以養丹要旨及後使風雷秘法時  
年少不免有功名心姑藏之未深信也尋之未嘉從  
孫先生學易多年回值天久旱取前所授法炷香額  
禱湏有曳蛇白蟻几大雨如注人始驚異而尤未以  
為好垂老倦遊歸休山林自號松岑居士黑衣翁復  
見於夢賜以詩一章有鉄皮鉄褲鉄團圓句年歷八  
十五不疾而化至竹溪翁西遊亦遇月蓬道人者朝  
行天門市中贈言弥切自是繪畫真武像展禮無怠  
灵旂英槩數數常或見之迨家用日克而其橫山之  
築宗元不敢替斯諾也而終竹溪之後一門三葉前  
基後構昔張子房得法於黄石公而祠之此其沒也  
後世猶祀黄石不絕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見祀  
之黃羊子孫因世臘祀黃羊史冊皆誇稱之以為隱  
逸之遇慈孝之感今竹溪之祠尊於黄石而備於臘  
積祥福澤又復相類謂之氣盛而鬼神輔道勝而助  
之者豈多非然耶豈非然耶山川風物古今人情不  
相遠安知世無班范大手筆者為董氏書之是為記  
至大己酉歲季秋四日

順寧菴記

奉化大小萬竹之西登岱之之陽其支之聳曰爰湖



其滙之秀曰錦溪風煙回還林樾蒼潤處士徐翁之  
居在焉於居之西不二百舉武為之丘壠曰吾異日  
倘獲夫婦同室於此即吾事畢矣既又為之序舍以  
嚴其守護既又選羽流以勤其展省斥禾田以久其  
瞻養若是於人世之所須可以畧備而一日請名於  
余余名之曰順寧嗟乎人之死生大笑生也必求所  
以無媿於生死也必求所以無憾於死然後人道盡  
而天命得彼莊周荒蕩之徒視生也若浮視死也若  
休故為其學者至於揚王孫之裸葬劉伯伶之荷鍤  
則已太薄有愛之者珠襦玉匣石槨蜃炭苟可以用  
其厚無所不至蓋皆過也惟關洛諸儒之說以為人  
之受身於天地如受命於父母生幸而無過則謂之  
順死幸而無辱則謂之寧是其百年間兢兢凜凜不  
容有一日之暇逸故樂正子下堂傷足而數月不敢  
出曾參易大夫之簣而始自安以為得正而斃余家  
去登岱不遠南北奔馳晚乃方葺一巢以托風雨何  
問餘事聞翁持家生理種種預備為之欣嘆自今以  
往優游篤老益務謹行止以教鄉黨開問學以興子  
弟使菱塘之枝棲為鳶鳳錦溪之澗躍為蛟龍庶不  
負余之言哉

西原庵記

西原庵創於奉化禽孝鄉銅山西足翁師之塔在焉  
足翁師諱德麟字足翁許氏剡源人剡源有古剎曰  
西峰圓覺寺十四歲投其主僧一公為師稍長縱游  
廣叅卒得法於天童無際泐公遂主慈溪龍山三年  
次笋山六年次昌國晉慈八年撤晉慈一新之次奉  
化岳林三年次昌國吉祥四年余尚書開奉化岳林  
住持一年即退歸鄞育王閔主主育王一年退主鎮  
江焦山四年辛未十一月二十八日索筆書偈辭衆  
而逝師生慶元己未至是七十三載矣逝既用天竺

法其徒介文自焦山捧骨東歸余尚書之夫人魏氏  
捐山三畝令介文塔藏之是為西原既而其徒之長  
清萃及其季介文介逸各出私力增買山麓拓塔彊  
崇塔亭又宏屋室以備歲時朝夕展禮若祝釐報本  
之事是為西原庵既而於塔之左右續二塔以濟他  
此立之不忍棄其骨與諸人之亦用其法者附寔於  
其間既而其季介石捐家田五十餘畝歸庵以助饋  
粥香火之須既而告諸有司以西原庵立籍使其子  
孫自清萃而下世世以次傳之如是度幾可以堅久  
不壞而介文介逸介石不幸相繼淪喪清萃煢然耄

衰盡力於西庵不少懈情願其嗣惟如紹欵以西原  
之事傳如紹而來請文曰願有以記之嗟夫人孰不  
死死則無復可念此世<sub>世</sub>達人皆知之而况於學道  
者乎然為人子孫則不得若是之愬故為之蓋藏為  
之展息為之衛防蓋人心之當然而孝慈之道在佛  
氏本不廢也足翁師有語錄行世焦山辭衆偈尤情  
絮僧林皆能言之此不著

四卷終

戴剡源先生文集卷之五

四明戴表元帥初

記

會稽唐氏墓記

古之人生而閭居死而族塋故其敦親重土昭穆百  
世而宗不遷支葉雖繁而侵欺爭奪之訟不興後之  
時國無世家鄉無禮俗有能僅存而不廢者非上之  
教蓋繫乎其人焉降及近世風氣益衰吾觀於士者  
之家而三世不別籍者希矣一命之貴適集其躬歸  
視父兄之居若恐不足以容高輿旋乘馬悶悶然思

更之至擇塋也則不求安死而求利生拘忌陰陽之說東奔西馳故其禰踰祖支破宗形侵勢攘智謀力奪無有厭極既其甚也有出疆遠卜非殯非塋世之子孫疲於展省而併失其故封者矣有攘地相交與鄉人爭尋尺之畔而興無涯之獄者矣於乎人生而群不可以無居也死而掩之不可以無塋也先王公為之制而人各不失其厚後世務厚其私而行之胥陷於薄有感之士得不惧而圖哉會稽唐氏為東南聞族譜謀絲牽繩連數百年不私入其家累世合居一門之中隱然成小都聚斯既賢於人矣其遠祖通

議公之塋在山陰縣旌善鄉之古城山寶祐中有私致其家之券于鄉貴人節度全君者全君以間壤營之久而知為通議之墓城也瞿然曰得無有議我者乎俾守隸詰其樵蘇而通唐氏之洒掃如故越二紀會通議之七世孫珽謀於宗老引義致書以請于全君全君謝而諾之竟還券唐氏且為寫圖形標界石以信于唐氏如法於是會稽之士大夫賢唐氏之子不散其宗能守其身而孝復故物而光先猷也曰凡有家者不當然乎又賢全君之還券能下勢於舊族不煩有司以禮信質成仁人之親而錫之孝也曰凡

處鄉者不當然乎事成唐氏遂識本末刻諸堅碑以  
著不忘全君之德以示後人使知為子孫而與人以  
先世之近龐興受之者皆義所不容而法所不許以  
余之嘗學禮也書來請文以繫於碑陰迺述其槩而  
授之其歲月先後步畝廣袤則唐氏所識詳焉

敷山記

昔余嘗讀晉人絕交書誓墓文心誠怪之以為諸公  
酣營山林沉溷鄉井亦云過矣久之歎曰嗟乎士大  
夫心知材業無所益於時寧出此焉猶可矯懦激頑  
哉然此事貧者亦不易為則好義之士又有為之裒

工穿礮致鎚買山以成其高者若吾家處士之於吳  
中符山人之於襄陽風流客主天下兩賢之而今豈  
復有斯人乎庚寅之冬遇吳興姚子敬于抗子敬傾  
然為予道敷山之事敷山者西於吳興十有餘里山  
中卷外截水壑拚行平原茂樾間左右之徐山杼山  
挾敷山而蹲敷山之前蒼峭再連圭起簷伏望而知  
為美壤也然已入於勢家莫可物色更累十年子敬  
之隣有曹君者始售而有之既克有之則以予子敬  
於是子敬欲窺一區之地以居久矣而不敢望如敷  
山之美也曹君曰敷山之美我幸有之子貧而賢我

以成子子敬曰我誠不敢望敷山之美也而不敢不  
成曹君之義且吾親年高他日倘幸以為壽藏而築  
室讀書於其側耕漁以給口藏脩以養體詠歌以舒  
志洋洋乎曹君之賜吾事畢矣吾聞之驚喜夫子敬  
之所以得於曹君與曹君之所以知子敬視古人何  
遠哉雖然曹君義人也子敬非材業無所益於時者  
也予未識子敬時凡從吳興來者誇子敬不容口曹  
君亦用是賢賢乎及既識子敬乃恟然一儒徒清苦  
刻厲議成而言慮言而動其不負敷山審矣然則曹  
君不為傷義子敬不為沽惠也雖然子敬材誠高業  
誠良知子敬者或不皆如曹君之真將有結駟千乘  
兼金束帶問塗於敷山之下是吳興之榮子敬之達  
非敷山之得曹君也子敬曰吾何暇於是抑子之言  
為慙姑我記之吾將自書以鐫於敷山之石子敬名  
式曹君名元弟名浚者字資深名淵者字子澄余刻  
源戴表元字帥初庚寅之歲是為某年謹記

戴氏刻源張村墓記

嗚呼我先考府君以寶祐丙辰葬我祖考府君於刻  
源張村之長錫岳山十八年為德祐甲戌而我祖妣  
鄭夫人卒以其歲自金陵官舍輦載歸附葬我祖考

府君兆西又十年為至元甲申而先考府君卒前卒  
囑其孤表元曰昔吾藏吾二親於此踰家三舍人皆  
以為遠雖吾亦以為遠也今脫死持空身來得與汝  
等同蘆居衣食於此朝夕如見吾親焉昔吾得數弓  
之壤纔足以為墳甲戌之葬吾以金陵贖錢而易諸  
隣繇逮今計之為畝幾累十昔吾之貧愈於汝家無  
守人視護不時今山有毛吾手所自樹亦且向拱不  
言而封之樵牧不忍至吾於藏吾親無所悔惟是餘  
壤之未完心猶歎然表元拜而請故則申囑之曰吾  
非多求也吾長錫山之顛在兌兌顛折下蛇行數千

步而屬于家者吾既易而有之長錫顛之表少右而  
庚復有顛焉曰望春尖望春之小支垂為瓠藤曰天  
厨畧之右又從庚顛分垂高支披之益長以抱長錫  
長錫之左曰郭浪嶺郭浪之左其顛與天厨齊如二  
肩垂支加高而長綿綿延延其將停也迴岩峭壁駐  
于艮溪曰青梅潭青梅天厨之間崦澗沙磧不堪往  
來有役于山者徃徃取徑冢下儻幸而盡有其處嵌  
者為樊夷者為舍以寧吾親不亦善乎甲戌之葬力  
可為矣而不暇今暇而力不給柰何顧吾家有壽種  
吾父丙申八十吾母庚戌八十五吾庚辰今方六十

吾耳若盡吾齒必能成也小子識之於時見先考府  
君語訖泫然歎泣於乎安知語出不旬月遂竟尔不  
祥乎蒙天之罰不敢死既以十二月十七日前卜葬  
我先考府君于西二里中枝之山又二十年賴先世  
遺澤允所欲於長錫左右青梅天厨罔不畧備表元  
幼愚逮事先祖考妣祖考府君寬慈朴謹君子也於  
雲臺府君為同祖兄弟祖妣鄭夫人聰敏精書計於  
鄉貢進士諱一枝字善甫同父妹雲臺府君以毛氏  
詩起家官四方晚始貴於朝祖考府君不及卒業故  
先考府君學於外家以外家之學學賦學成復以教  
表元戴氏起雲臺府君以來仕者三葉其以賦學決  
科則祖妣夫人先考府君之為也祖考府君有子五  
人先考府君在仲最愛祖考府君始疾以夢諗先考  
府君曰屬寢於張山甚燠而安我死汝必以是藏我  
既喪在殯先考府君於近郭之山但號張者靡不知  
也率不合既而踰信宿不歸家人惑焉一夕忽自歸  
曰有刺客與我言問其居居張村吾欣其名惧失之  
因不及之告而徃徃而覩一麓甚美與吾父夢合也  
吾其畚諸然而無資則徃謁館於大姓許將教授其  
子弟既館詢其麓乃楊氏之麓也房而隸之且累十



王先考府君以誠謀於許曰公能以館我數年之資假我令吾親得成葬自茲而往吾悉心力以償君如約焉許亦長者惻然相成用其資佐家之所出者分致累十主又日具醴食人求其諾殫勞竭瘁迨於畢也肌顏槁削而後得葬也於乎勤矣人子於親得稱善先考府君之勤不可沒也若先祖考府君之隱德祖妣夫人之教與吾子孫之得居於剡源者皆不可以不知也苟知之不可以不念也表元因齋沐追記其事梗槩于冊以示後之人大德十年丙午二月朔日孤表元謹記

小方門戴氏居墓記

小方門在奉化治南二里許寶化山之陰戴氏之祖居之戴氏古大族從漢晉來比比以學行顯重閩河間而居江南者莫著於剡剡與奉化相犬牙譜系宜近然昭穆不可得而詳矣小方門戴氏始於八代祖曰九府君妣曰趙氏夫人七代祖曰十三府君六代祖曰十五府君妣曰徐氏六夫人皆葬龍潭宣公石橋山九府君之墓據橫拗面左地理家謂之斬關穴十五府君之墓臨低拗面右謂之畫龍穴也惟十三府君迷其墓當在衆兆中不能定十五府君始定居

小方門遂生三子長諱果居忠義仇村為仇村戴氏祖次諱昇居縣東郭戴氏花園為花園戴氏祖又次諱暹曰廿六府君仍居小方門墓龍潭山高約亦面右為小方門五代祖妣曰劉氏夫人事具崇寧閣石碣生四子長諱宇曰六四府君妣曰陳氏夫人顧氏夫人墓小方門西南樟樹灘府君姓寬良長者嘗以衙前役服勞縣庭一年故平決鬪訟與譬釋勸諭而解者無慮累百家後滿日縣大夫遣子弟擁籃輿簪花帽以華其歸樟樹灘距家七八步其墓有崇阜左拱水紫紫環之龍潭廣度石棋盤諸山趨迎顧揖皆合地理家又謂之冠帶穴也於是表元為高祖次諱宏曰八十府君再傳而絕又次諱實曰八十府君居小方門西宅為西宅戴氏祖又次諱寘曰八二府君居小方門益西洗馬橋為洗馬橋戴氏祖六四府君生六子長九一府君諱顏次九三府君又次九四府君又次九五府君諱辛貧而極孝讓又次九七府君又次九八府君諱克順九七府君去居鄂餘皆不離小方門而九五府君於表元為曾祖以六月十三日卒妣曰六一夫人以五月二十五日先卒同日墓小方門東北王家塘青塾青塾在田隴間異時族聚盛

田皆戴氏物墓有封樹今屬單居遠萬一顧視之不  
周將為犁鉞所及吾子孫不孝之謀何以自贖九五  
府君生三子長萬一府君次萬四府君皆絕又次萬  
三二府君諱汝明字淑晦是於表元為祖始去小方  
門別居方郭絲綿行妣曰鄭氏千十夫人諱如玉初  
六四府君之六子有十二孫九一府君之季子諱簡  
字簡之最後以毛氏詩為待補大學弟子員一人九  
八府君之長子萬廿九府君諱杰字熙仲又字良英  
太學上舍附甲戌進士乙科仕至宗學武學諭出倅  
温州終於奉議郎主管華州雲臺觀次子萬三三府  
君諱杰字懷英魁丙子鄉貢終於禮部特奏名其子  
謙四府君諱頤字平甫復入乙未太學先祖府君獨  
朴魯有至性兄弟間以房院擁隘群議出婿于鄭夫  
人夫人善父先生諱一枝妹也善父先生以詞賦教  
授里中有重名鄉舉十四人時預其高選鄭夫人督  
警又嚴先甥孫緣外家故始皆改用詞賦業府君生  
丙申七月十日亥時年七十九卒丙寅十一月二十  
七日夫人生庚戌五月二十日夜時年八十五卒甲  
戌八月十二日剡源張村別有記府君生五子長再  
十六府君諱滌字默叟性貌酷類先祖舊法中朝官

三歲得牒上其族子弟名之在總功親者試國子監  
試中補國子生府君以伯父武諭牒至杭試一不中  
即罷業晚歲自號拙逸居士生庚午五月六日夜時  
年七十七卒乙酉八月二十一日妣曰袁氏三八夫  
人生丙寅八月十五日子時年五十卒乙卯九月七  
日次再十八府君諱灝字商叟生庚辰三月二十九  
日卯時年六十五卒甲申七月十九日次再十九府  
君諱頡字子美次再二十府君諱南一字梅叟次再  
廿一府君諱湏凡七孫在者四人而表元由居士第  
三子為仲文後兵燬無所歸己卯竟歸剡源張村東  
二里榆林尋奉二父塋榆林西中枝山袁夫人之殯  
則尚寄小方門西南二里張山下陳家園先兄桂二  
府君兆東旦夕當卜榆林附近之壤而迂焉表元因  
念為兒童時隣巷無過從旬日必取間道歸小方門  
問父兄宗黨舊事頗知未離拚前書房鳴鍾會食縣  
南軒蓋惟吾族及王趙二家常相往來花園之族歲  
一見仇村之族大慶吊則一見花園後雲臺公三十  
年有六八府君諱鑫字淳父亦用毛氏詩自太學上  
舍附甲辰進士第釋褐仕至承議郎太平倅七九府  
君諱嘉字良父大學特奏名迪功郎主新昌縣學蓋

總自表元得通家展叙龍潭墓有山租錢若干緡麥若干斤每歲一人以其租具清明祭祀祭之日小方門西宅洗馬橋坊郭老稚傾室來羅拜墓下拜訖餽祭之餘歸舍復治酒數行果盤食飭雜饌如式富不敢奢貧不敢陋最後湯餅一箸而散闔族聚會歡諧自以為至樂花園比仇村絕近亦不至其旁枝居魁崎者榮一府君履字元泰又字行之以詞賦入庠戊大學成三舍正奏名榮五府君諱元春字仁長辛酉鄉貢每與表元兄弟語為之歎息故表元自金陵歸即先復小方門特奏公故序而居之漸畝增墓田廣宗譜力不暇及而止惟奉化戴氏甚繁至於明經入學決科登名獨小方門為然祖德深長未易俄測而後裔轉徙方張莫知本始缺於糾合失今弗圖後悔滋甚輒畫所覩聞登載簡冊以示吾剡源子孫并錄副本使小方門坊郭西宅洗馬橋仇村花園之益後於表元者通知而總其名曰小方門戴氏居墓記

計籌山昇元報德觀記

人與人相羨羨而至於不可及者以其能也而有能者不必富且貴能矣富貴矣而於物也必勞蓋有以命世之英王侯卿相終身之榮而不能得山林隱逸

一日之樂兼其樂矣而人之生必有死死則羨者始窮而人之窮者欲不可窮也而神仙之說興焉神仙者於世之死不足無於世之榮不足有於世之名區勝壤殫人力所不能至者空飛幻出無江湖之阻寒暑之變資糧車馬之煩而皆得信其所往又能長有其樂而不死於乎是豈知可願哉然自秦皇漢武以來疲精畢錢以求之卒無見者而幽閑荒寂之濱枯槁之士徃徃有忽然而過無意而得者焉余自四方之事及經喪亂所至見佳山水不一每從樵夫獵人訪知為古來名跡則為之徘徊瞻眺不忍舍去所居敝庐抵道家所稱四明洞天者遠無數舍歲時過之蓬蒿沒入猿鼯宅焉私歎安得瓊臺玉宇也而奪仙人居之乃聞吳興山水清絕之鄉有計籌之山當餘英之東南古禹氏國之要衝崇峰秀壑峭立天外而棟宇雄嚴與其地稱竊欣慕之問山之所由得名則地志以為越大夫計然嘗登此山籌度面勢以營隱居久之道成躡山顛危石乘雲而去至漢而葛玄煉丹其上故常有雲物騰騰然護其丹穴天朗夜清吳人候望金丸之光以占豐年問棟宇之所以盛則初也有壇尋丈以行鄉民崇祀既而壇廢既而復置為

常觀宋紹興初和國楊武慕王即觀之故而新廣之始有肖像之地退食之堂棲鍾之樓巢經之閣與凡所以居止供具始莫不備問居之之人其居之所以能久則當武慕之時毫有祖君慶章王賢其人以禮聘居之為致永隆仁和之由為頃贏二十有八武康之山為畝贏五百以充其用乾道丙戌之春太上皇為枉車駕幸其山中又為內出御書經文及他錫賚為寵祖君之後始改今額為昇元報德而居昇元者一執祖君之道最後得當塗杜君道堅王之五世孫賴祖賢其人又為致山壤之田并昇元若隸昭忠廟者為畝贏千又有所謂科儀田經始於祖君以來諸人至杜君益成之為畝贏二白山為故而田如先其山川若是其人之為也若是而昇元之美始完余嘗思之夫何必為仙人翱翔是山中而後為樂誠使憂患不加毀譽不至得為昇元之徒探是山之毛以為衣挹是山之泉以為漿已不趨王侯卿相所無之樂矣然吾聞神仙者不遠人凡與人居行而人不知不必專在深山窮谷之間亦不必以世俗心窺之謂其欲長處以自至今道家言神仙宗老子雖於計然也亦云得道於老子其遠事不可知而吾讀老子書有潛

然憂世無憊之心其言忘取物多以有力為若將憂人之憂而自為者樂乎抑皆其無憂而後能樂乎他日余持此說也從山中之人叩而學之

程母二夫人祠堂記

自宗法廢士大夫不幸而無子則取之他宗比其諱之也緣歸覆護若固有然余獨見蜀鶴山高魏氏台西澗陳葉氏合二族為一家歲時子孫衣冠朱紫通祠廟聯昭穆班拜齒坐上不誣其祖下不沒其親如秦漢前分注別籍而相展叙者禮有緣於人情可以義起其謂此類哉江東醴陵教授程元憲見余言其二母氏之事元憲故弋陽鄭族而貴溪程出也程夫人之父禮兵曹掌故用經術兩貢于鄉入太學釋褐稱江南名儒委家政於翁夫人程夫人為女甫十齡輒能代二親經紀中外事化艱險為饒裕既長適鄭鄭亦益睦當是時程夫人之仲弟今將仕公之夫人邵氏亦賢淑嫺禮度與程夫人相善縉紳間號孝義程家憲府嘗列上其事乞褒顯值改物不果既而邵氏無子掌故公夫婦年且七十每享先廟邵顧深念憂形顏色會甲戌歲程夫人携諸甥歸寧見原憲方亂竒之曰必以是為吾賢婦嗣且吾女雖鄭歸程氏



家由吾女而立不可忘程夫人以姑媾辭明年程邵  
二夫人相繼卒掌故公夫婦固請于鄭得如言以童  
孺持喪行服乙亥秋九月也後三十一年當大德八  
年甲辰於是元憲歸自醴陵既閱歲即高守塢邵夫  
人之墓西築堂以併祠程夫人供養鋪設種蔣布植  
一一如式旁祠置田若干畝以充祭薦守護之費初  
醴陵以乳泉得名其泉不時發父老相傳有異人至  
其地則發醴陵并州設教授自元憲始庚子春山亭  
落成而泉發于亭下凝碧如染因名亭漾泉中都官  
部使者州長僚佐學士諸生徵圖作歌以相推美及  
是以名祠前之池亭所以伸報稱寄思慕之道甚備  
而不鄙辱諗於予噫嘻此固疇昔所常惓惓於緣情  
起禮之歎者也元憲年方強仕有才學能不遺其本  
益取德義道藝倡率程鄭子姓使兩家賢俊雲蒸霧  
滃他日軒車駟馬脩宗合譜於高守之亭者累累百  
世而不絕後之君子夫豈惟高魏陳葉是許將程鄭  
闕闕附焉蓋皆漾泉之餘澤也耶其年十二月十日  
剡源戴表元記

固海宿雲山崇勝寺記

道奉化鮎埼西南五六十里有聚曰固海有山曰宿

雲有寺曰崇勝山起鎮亭困盤枝披為大小橫山蓬  
島安岩馬鞍龍髯堀壘之屬千縈百折而後至於宿  
雲傍峙一麓且伏且昂土人目為鎮山頭若與鎮亭  
相首尾者自此外薄為海而山止矣山止則氣必聚  
前於構寺者取於宿雲率面之以為對既而掖之以  
為右三易而負之以為背趨迎接據始與山稱寺之  
額自唐天成三年名固海院宋治平二年改今名寺  
之棟宇興廢則有璋禪師者實為開創第一祖而不  
知其所從來屋久且敝嘉定間妙堅師一撤而新之  
惟大殿為故物至元丙子之兵方丈祖塔外皆以燬  
廢祖森師乃重建法堂庫院諸室儲材蓄工將以次  
營懺殿立塑像前寺主文彬師亦擬於道場上飾觀  
音自在像漸漸可以完復舊觀而森師逝己丑二月  
隣境盜發寺屋自方丈祖塔及彬師下房外又皆燬  
于是一正師劬勞搏節而重興之以戊戌冬建庫院  
又二年壬寅冬建懺殿文約師建見臺門長者天台  
蔣邦佐建法堂丙午冬建香積厨馬溥建大釋迦像  
諸餘藻飾位置以至祝釐禳災之處凡寺之所須無  
不具備寺之田產羸縮則舊籍僅二十有六畝山一  
百畝慶元元年曇彥師始於寺東青山西捍海成田

得若干畝繼而妙堅師於川塘南築月浦得若干畝  
然猶不給迨一正師又積累增買六十畝有奇以充  
長夏口供由是晨昏鼓鍾寒暑鼎鉢終成叢林而於  
後協贊傾貲助役者僧如日如月也及是耆宿文耒  
等以狀載顛末與其諸老之績若一正師之行實來  
求文以為記一正師之居號象泉奉化洺渚吳氏子  
十八棄家投寺僧如岳為比丘稍長講學於南湖安  
道寧法師華亭西岩伊法師有賢名丙子歸盡思蘭  
若奉乃祖彬師師逝繼主其席兼主宿雲者十有三  
年逝以丁未正月窆祔月浦祖塔側壽五十八嗣三  
人允聽允時允中師為人天性崇重接物無親疎一  
以慈恕蓋狀之云云如此余聞宿雲山久山南古仙  
人種柁林燒丹洞靈跡接踵而有竊以為四方之事  
可以老息若此山州里之中簷笠靡履之所不及固  
不得捨寺又當台明孔道要會多遊從開堂振錫先  
後多得賢主人旦夕幸身閑徒或尋靈運穿山之蹤  
繼興公登隆之賦而廢哉見之遂不憚以文為之先  
容云至大戊申之後十一月既望記

天壽報本寺記

奉化剡源之山起會稽畧天台穿連山界嶺石門南

東行累十百千折然後達于班溪堂皇曠夷扈衛偃  
伏行道之人皆以為宜棲禪林梵坊而有領會之者  
余近過其地則風煙林莽間朱碧暈煥鍾魚有聲問  
其庠曰天壽報本也問其創之僧曰正思也問規措  
曰剗荒萊揭隆棟有若幻成凡室之於殿堂廊廡帑  
廡庖湏像之於繪塑器之於食用諸物無不具也問  
產殖曰田之可稼者為畝二百陸地山林之可藝可  
薪者通為畝百五十朝夕之饘粥公私之靡費可不  
至缺乏也問歲曰經始於大德癸卯距乙巳落成之  
日無幾時也於乎據形勢之要擅工能之巧謀敏而  
業宏心精而慮久是何不動聲色而倏忽變化魁偉  
不常如此哉世儒多言浮屠法能絕私去累無愛惜  
戀慕於心故遇事往往堅決不就又所與遊盡  
江湖之交多閱於土風而熟其向背逆順故所為而  
成所成而善是不盡然思師於班溪為鄉里毛氏子  
父諱某早世兄弟五人最少者亦為僧曰清瑞思師  
自其幼年母邵氏即割愛命之雜髮易服復與之經  
營之資曰他日我老自汝築一庵以養我師受其言  
庵未成而邵氏歿日夜念之不能忘於懷清瑞師懷  
之為助鄞田若干以起其役功用克集庵之老卜師

耳目所自悉其初本以居室之名名靜山師以庵籍  
校之奉化凡四五百區今存者纔什一非壞於故家  
子孫則同門僧挾強懷妬以破蕩之遂以公櫬上聞  
乞易庵為寺而得今額其名義蓋上申華封之祝下  
存凱風之思云寺僧相傳用甲乙思師之下曰拱辰  
曰自端其世世以次謹持之俾勿替至大改元孟夏  
七日記

法華寺興造記

奉化僧刹以名跡著稱而人所慕遊者東岳林西雪  
竇二刹相望六十里脩溪隔之峻嶺轟焉或值霖潦  
凍雪進不得達而退無所休自予為兒童時聞患此  
久矣後十年過之則當二刹之中日峰之西南有法  
華接待者建屋庖儲饌餐以為行路之憩食又二十  
年過之則前鍾後魚左中右鉢崇殿脩廡層軒複院  
騫高聳躍峩峩然成一寶坊梵宇矣訊其事蓋法華  
僧前後二師者實為之前師曰妙森後師曰文罔前  
師於時涖日與其賢主人趙二鄉者相善二鄉為之  
捐糧以補竭資力以創施久而迺孚遠悅輸助恐後  
遂卓其趾為唱法之堂為炊饗之庖為偃勞之室既  
而二師薨所以永久也前師居治如故而後師持函

遊從江浙間富豪乞求贏餘歸營子本以貯田產由是法華之舉漸立而前師病垂歿力憊求後師于臥榻側瞠目囑以吾二人握空拳為江湖豎津梁不可中輟意後師荅以盡力當如言即瞑而逝宋咸淳辛未歲七月五日也數經始之年當淳祐乙巳至此二十五寒暑矣後師嗣為之益增田拓址裒材展工又凡二十五年然後緇流居游出納之所像設爰侑起止之位法屋拱衛莊飾之序大小靡不完備與奉化諸大刹等伏臘朝脯百需之費亦不暇求外而給於是畧可如志而後師又病又力憊以艱難繼紹事宜囑其嗣若珣輩而逝其語如前師加苦元貞乙未秩七月十八日也後五年若珣輩惧歲久墜其遺言而先勞之不可不紀橐事狀底裏來請文誌諸石余惟一法華之有無在宇宙間不為損益而其道之所由興廢可以為世之勸戒方是地之未為法華接待也人見其荒榛野草固不知有今日之盛雖二師往來攀呻霜露中時亦何敢以為必濟謀同助勞肯分志廣而衆不疑故能赤手竟成之然必有須五十年之相繼事始不廢孔子稱如有用我者期月可也三年有成稱王者必世而後仁稱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

殘去殺矣而孟子稱大國五年小國七年至要其大  
期則謂五百年有必名世人之行志待五百則已遠  
任之者復安之必世而三年五年七年期月者皆是  
也而功卒不立孤行而少與多嫌而數易故吾儒之  
齟齬什有八九為二師之徒所笑無足深恠二師皆  
居鄆之通遠前師周氏受經金谷空相壽五十有五  
後師戎氏受經城南能仁天壽壽七十有五藏骨異  
塔合亭在法華後鳳凰山上大德四年後八月望記

子

